

從先秦古文字材料看「且」、「戲」二字的 演變歷程*

謝佩霓**

摘 要

本文針對舊有理解「且」字是由實詞假借各類虛詞之概念，提出不同看法，並對作連詞、語氣詞、副詞使用的「且」字，在出土材料中作「戲」經傳作「且」的歧異現象進行深入討論。以殷周、春秋戰國、秦至漢初的古文字材料為基礎，對「且」與「戲」作歷時及共時橫向觀察，清晰呈現出「且」與「戲」之間文字發展脈絡及相互關係，亦將「戲」、「且」二字作為連詞、語氣詞、副詞用法的發展歷程進行耙梳，觀察結果發現秦文字系統對「戲」字省改後與「且（祖）」同形，再加上後起字「祖」的被穩定使用，導致「且」、「戲」二字產生相涉。目前所見「且」字系統原本上承「戲」字系統而來，而秦始皇的書同文字之舉改易六國文字系統的「戲」為「且」，讓「戲」字最終走向消失。目前所見典籍文獻均是統一文字後，秦漢時人加以整理抄寫流傳的結果，因此典籍文獻無「戲」字只保留統一後「且」字，此現象為「且」、「戲」二字文字職務轉移後的最終結果。

關鍵詞：且、戲、連詞、語氣詞、副詞、書同文字

* 本文撰寫過程中，承蒙中研院史語所陳昭容先生、中興大學林清源先生及二位匿名審查人給我許多重要意見，並提供相當研究幫助，在此深表謝意。並為一起曾為本文參與討論的同僚朋友一併致謝。

**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生。

壹、前言

傳統典籍文獻中的「且」字，有很強的語法功能，最多作連詞、語氣詞、副詞使用，句例如《詩經·燕燕》「終溫且惠」；《詩經·褰裳》「狂童之狂也且」；《詩經·山有樞》「且以喜樂，且以永日」。然與《詩經》創作年代相去不遠的金文、楚簡，作連詞、語氣詞、副詞的「且」字卻均以「𠄎」字表示¹，如：

〈王孫遺者鐘〉（《集成》00261）：中（終）諷（翰）𠄎（且）揚（揚）
 《上博一·緇衣》簡 14：虛（吾）夫=（大夫）葬（恭）虛（且）魯（儉）
 〈泉或簋〉（《集成》05419）：王令或曰：𠄎！淮尸（夷）敢伐內國
 《上博五·融師有成氏》簡 5：我（俄）曰：𠄎荅唬
 《上博·三德》簡 13「身𠄎（且）有瘧（病），亞（惡）盃（羹）與
 飢（食）」

殷商至西周甲金文中的「且」字均通假為「祖」，泛指先祖義，並無連詞、語氣詞及副詞的用法，直至戰國中期〈詛楚文〉始有「且」表連詞義項。一般舊有理解概念，多解釋虛詞及副詞的「且」，是用假借的方式，由實詞的「且」字所記錄。「且」字這樣一個看似文字、語法均無異議，卻在古文字語料上有歧異的用字現象，加上出土材料於戰國中期始出現「且」字用作連詞，其時間點遠遠晚於典籍文獻出現「且」用作虛詞用法。面對古文字材料所呈現的不同證據，不免揣漏目前用為虛詞、副詞等義項的「且」是否即是實詞的「且」而來，因此，本文擬就文字源流角度來探討目前用為虛詞、副詞「且」字。

具體作法本文擬以殷周至漢初的古文字材料為基礎，先對先秦古文字材料中「且」與「𠄎」作歷時的演變觀察，並將視角鎖定在春秋至戰國晚期的時空中，劃分東土六國文字及西土秦文字材料，橫向比較這段時期東西土文字系統所產生的差異演化。藉由信實的古文字材料，透過歷時與共時橫向的討論，以期清晰呈現語料用字歧異「且」與「𠄎」之間的關係，及其文字發展脈絡。最後，再一併呈現先秦古文字材料中「且」字的語法變化。

¹ 甲骨卜辭中「𠄎」字有數種不同寫法，然至金文時期僅剩「虛」、「𠄎」二種寫法，偶在人名、語氣詞、連詞用法上有互用的情況，其他用法多以「𠄎」字表示，楚簡時期則以「𠄎」為常態用法，為避免繁簡不同的異寫導致行文閱讀的混亂，本文除古文字材料徵引採嚴式隸定外，一般行文敘述則以「𠄎」字為代表用字。

貳、「且」、「𩇑」二字之形音義關係

在討論作為虛詞與副詞義項的「且」字，與古文字材料中的「𩇑」字有何關係前，應先追本溯源就文字與文字之間的關係進行檢討，一開始便從造字的源頭釐清二者的關係，才能更清楚地掌握「且」、「𩇑」日後的發展脈絡。本小節便在前輩學者對「且」、「𩇑」二字的討論基礎上，從形音義三方面來探討「且」、「𩇑」二字是否存在同源關係。

一、「且」字的造字本義

目前學者對「且」字造字本義仍說解不一，大概可區分成三種解釋：（一）俎器象形；（二）生殖器象形；（三）神主象形。根據《說文》：「且，薦也。從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王筠於《說文釋例》便將許慎所謂「薦也」之「且」當作「俎」的初文²，林義光³、唐蘭⁴、陳劍⁵均從此說。另外，高本漢則從文化生殖崇拜的角度切入，認為「且」蘊含「祖先」象徵意味，有可能象徵生殖柱，抑或含有祖先意義之具體祭祀象徵物—祖先牌位⁶，郭沫若在生殖器崇拜這觀點，提出與高本漢同樣的意見，認為「且」即是「牡器」象形⁷，而李孝定則在「且象神主之形」這觀點提出與高本漢相同看法⁸。

將「且」說解成「生殖器」象形，一直是學界最具指標性且影響深遠的一項說法，直至 2008 年陳劍於〈甲骨金文舊釋鼎之字及相關諸字新探〉一文中⁹，始對「且」字造字本義問題重新提出討論。陳劍提出白組大字卜辭中「𩇑」(《合集》20980)形，方為甲骨刻辭中「且」字最原始型態，而郭沫若與高本漢所列舉「𩇑」(《合集》412 正)、「𩇑」(《合集》301)字形，乃「𩇑」字形上端演化漸變作弧形或尖形後的結果，再者，利用金文中均讀作「姪」的一組字—「𩇑」(《集成》10080)、「𩇑」(《集成》09556)、「𩇑」(《集成》09555)、

² 王筠，《說文釋例》（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卷 20，頁 32b，總頁 489。

³ 林義光，《文源》，收入《石刻史料新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6 年），第四輯，字書類第八冊，卷一，頁 22a，總頁 517。

⁴ 唐蘭，〈殷虛文字二記〉，《古文字研究》，第一輯（1979 年 8 月），頁 58。

⁵ 陳劍，〈甲骨金文舊釋鼎之字及相關諸字新探〉，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中心網：http://www.guwenzi.com/SrcShow.asp?Src_ID=282，2007 年 12 月 27 日。

⁶ 高本漢，“Some Fecundity Symbols In Ancient China”，*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2, pp.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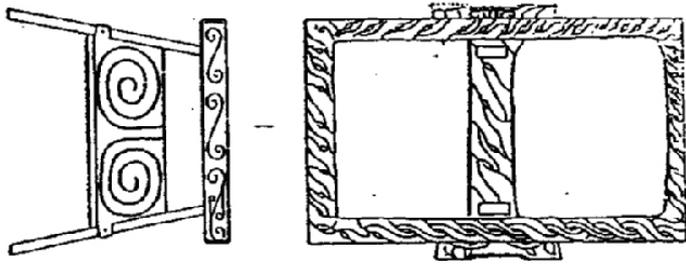
⁷ 郭沫若，〈釋祖妣〉，《甲骨文字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 年），頁 38。

⁸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0 年），卷十四，頁 4079-4080。

⁹ 同註 5。

「𠄎」（疊）《集成》03797」，以推「𠄎」、「𠄎」、「𠄎」實為同一偏旁的不同寫法，均為俎案之形¹⁰。

陳劍論證周密嚴謹，其結論至為適切。「𠄎」字形見〈三年癩壺〉（《集成》09726, 09727）銘文作「易（賜）羔𠄎（俎）…易（賜）彘𠄎（俎）」，「羔俎」、「彘俎」指的是放置不同犧牲的俎器。出土文物中不乏俎器陪葬之例，其形制大體如下，



採自《包山楚墓》129 頁

由此剖面圖更加容易理解「𠄎」與「𠄎」之關係，「𠄎」象俎器側面形，「𠄎」象俎器俯視形，而從「二肉」，泛指俎器上的祭品，《說文》：「俎，禮俎也，從二肉在且上」便對此字做很好的詮釋。再者，根據甲骨、金文中從「𠄎」、「𠄎」、「𠄎」之字，如：「𠄎」（《合集》22598）、「𠄎」（《合集》27972）、「𠄎」（《集成》02789）、「𠄎」（《集成》02072）、「𠄎」（《集成》04316）、「𠄎」（《集成》09735），其造字原則以「𠄎」、「𠄎」、「𠄎」為基礎累增「刀」、「升」、「又」等偏旁會意，象手持或薦舉「且」物之形，或作與「刀」同陳列之形，憑藉所累增的偏旁正說明「且」當是一種可拿持，又可與刀互相配合之器。俎為祭祀時擺放犧牲和宴飲時切割熟肉之用，刀俎往往並舉。依此象形會意之造字法，將「且」視為俎器之象形會比象神主之形、生殖器之形來得恰當。

二、「𠄎」字的造字本義

關於「𠄎」字，甲骨卜辭相關字形有「𠄎」、「𠄎」、「𠄎」、「𠄎」、「𠄎」、「𠄎」等隸定字。《說文》所謂「𠄎，虎不柔不信也。從虎且聲。讀若𠄎縣。」「𠄎，又卑也，從又𠄎聲。」但多數學者認為此乃許慎迂曲傳會的解釋，非造字本義，考慮及此，我們僅能將許慎之說列為參考資料，從卜辭中的用法另闢蹊徑以探求這系列字最原始使用義。上述幾種隸定字形，實則真正字形只有「𠄎」、「𠄎」、「𠄎」三種，以「𠄎」字出現頻率最高，21 次，分佈於一、三、五期甲

¹⁰關於金文「𠄎」字，其偏旁從「𠄎」或從「且」，可為且俎與宜為一字之確證，最早提出為唐蘭，見唐蘭，〈殷虛文字二記〉，頁 60。然其論點較為簡略，陳劍該文加以引申並補充字例說明。

骨卜辭中；「𩇑」字出現 6 次，出現於二、三期卜辭中；「𩇑」字卜辭僅出現 3 次，均出現於第五期卜辭中¹¹。卜辭內容大同小異，少數作為私名使用，多數為卜問是否征討「𩇑方」或「𩇑」的相關問題，如：

- 《合集》7011「貞伐𩇑『𩇑』」
- 《合集》27995「戌弗及『𩇑』方」
- 《合集》27997：「戌及『𩇑』方」
- 《合集》36966：「乙亥王卜…眾『𩇑』方辜…」
- 《合集》36965：「貞……『𩇑』方」

由於甲骨文尚處於未定型的造字型態，偏旁、筆畫往往隨意增損，因此學者多將這些字形視為一字之異體。造字之法則為從戍且聲之形聲字，在卜辭的使用義上，此系列字多專指「𩇑方」或其地望，雖目前文字材料仍無法充分說明「𩇑」字造字所本，然就使用義而言，「𩇑」、「且」二字是有非常明確的區分。

三、「且」、「𩇑」之形音義關係

透過上述論述，可以清楚的知道「且」造字本義為俎器，主要用於表先祖義，如：且（祖）乙、且（祖）丁、先且（祖）之類；「𩇑」為形聲字，「且」為其聲符，造字本義與俎器無絕對關係，使用義多為地名、國名，少數用為私名。基本上二字在形與義上是無相涉之處。

然「且」與「𩇑」卻有密切的聲音關係，「𩇑」從「且」得聲，揚雄《方言》：「拏、擯，取也。南楚之間，凡取物溝泥中謂之拏。或謂之擯。」及「𩇑」籀文作「𩇑」，「𩇑」籀文作「𩇑」，均可作為「且」、「𩇑」二者音近的佐證。

總括來說，「且」、「𩇑」二字有上古音近這項聲音特質，但在造字本義及使用義上，均有很清楚的不同，亦沒有混淆的情況發生，因此我們可據此判斷此二字絕非同源關係。

¹¹ 上述統計結果，乃據漢達文庫甲骨文資料：<https://www.chant.org/scripts/chant/default.asp>，統計目前海內外最著名七種甲骨著錄書籍，所得出的結果。出現次數分別為「𩇑」1 次、「𩇑」2 次、「𩇑」6 次、「𩇑」21 次。然參酌姚孝遂主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及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徵引辭例均為《合集》36965、36966，《英藏》2523，繼而考核原拓片，發現諸家「𩇑」、「𩇑」、「𩇑」、「𩇑」不同隸定，實則「𩇑」字之不同隸定方式，最後歸納統計結果應為「𩇑」字出現 3 次。

參、從古文字材料推演「且」、「𣎵」文字職務轉移現象

釐清「且」、「𣎵」的關係為音近而非同源後，便可將此二字區分開來，各自討論其發展脈絡。本小節擬討論的重點，是先針對「且」、「𣎵」二字做全盤的了解，希望從分析和綜合的過程裡，透過統計數字，據此推測「且」、「𣎵」產生交涉的可能原因，及找出本義各有所屬的二個字發生相涉的時間點。但由於目前可收集到的古文字材料，橫跨時間過於漫長，若將所有例證全放在一起分析，便無法特別突顯文字發展變化的高峰期，此便將資料切分成西周以前（包括西周）、東周至秦漢（包括東周）兩個時間區塊，藉由兩個時間區塊內「且」與「𣎵」字義變化比較，找出二字產生相涉的時間點，並配合其當下時空背景的相關文字，以反推二字文字職務轉移的可能原因。

一、殷商至秦古文字材料中「且」、「𣎵」用法演變分析

以《殷周金文集成》及《新收殷周青銅器暨器影彙編》及目前已出版楚系各類簡牘帛書（包含《包山》、《九店》、《望山》、《郭店》、《新蔡》、《上博》等材料）、睡虎地秦簡等出土文獻所收入「且」、「𣎵」二字為考察對象，剔除重出與器蓋同銘之拓片，對殷商至秦古文字材料中「且」、「𣎵」二字的用法進行歸納整理，統計結果「且」字出現 788 次（西周晚期之前出現 702 次，戰國至秦 86 次），「𣎵」字出現約 167 次（西周晚期之前出現 68 次，戰國至秦 99 次），以西周晚期為界二字義項頻率統計如下二表：

表一：殷商至西周晚期金文中「且」、「𣎵」二字義項比例對照表

		方國名、地名	人名	通假為「祖」	其他音近通假	語氣詞	連詞
且	次數	1	3	695	3	0	0
	百分比	0.14%	0.43%	99%	0.43%	0	0
𣎵	次數	22	27	4	2	12	1
	百分比	32.4%	39.7%	5.9%	2.9%	17.6%	1.5%

表二：東周至秦金文簡牘中「且」、「𣎵」二字義項比例對照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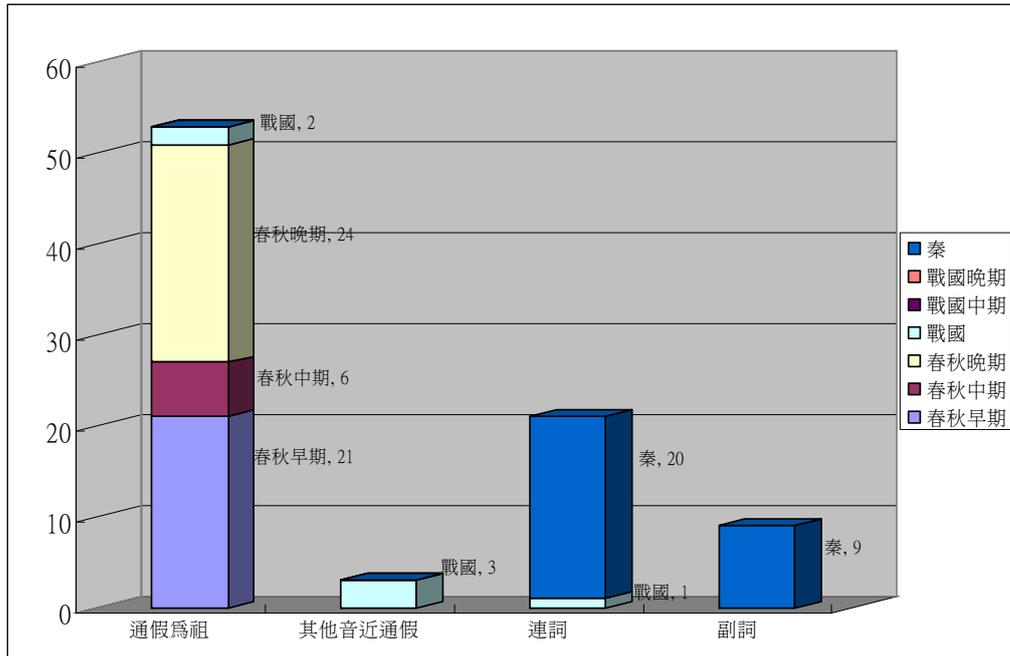
		方國名、地名	人名	通假為「祖」	其它音近通假	語氣詞	連詞	副詞	月名
且	次數	0	0	53	3	0	21	9	0
	百分比	0	0	61.6%	3.5%	0	24.4%	10.5%	0
𣎵	次數	0	4	9	9	2	71	2	2
	百分比	0	4%	9%	9%	2%	72%	2%	2%

根據表一、表二所列，我們對殷商至秦「且」與「𠄎」二字的用法會有大概性的瞭解，可知殷商至西周晚期「且」字有通假作祖、私名及與其他音近字通假三種義項，而通假作「祖」為這時期最主要用法，佔 99% 的比率，「且」通假作「祖」是這階段一種慣性的使用方式。東周至秦這階段「且」字的使用狀況開始有所變化，「且」通假作「祖」的用法比率大幅度降低，由西周晚期前 99% 使用率降至 53%；而典籍文獻中常見連詞、副詞的用法方在這階段開始出現，各佔 24.4% 與 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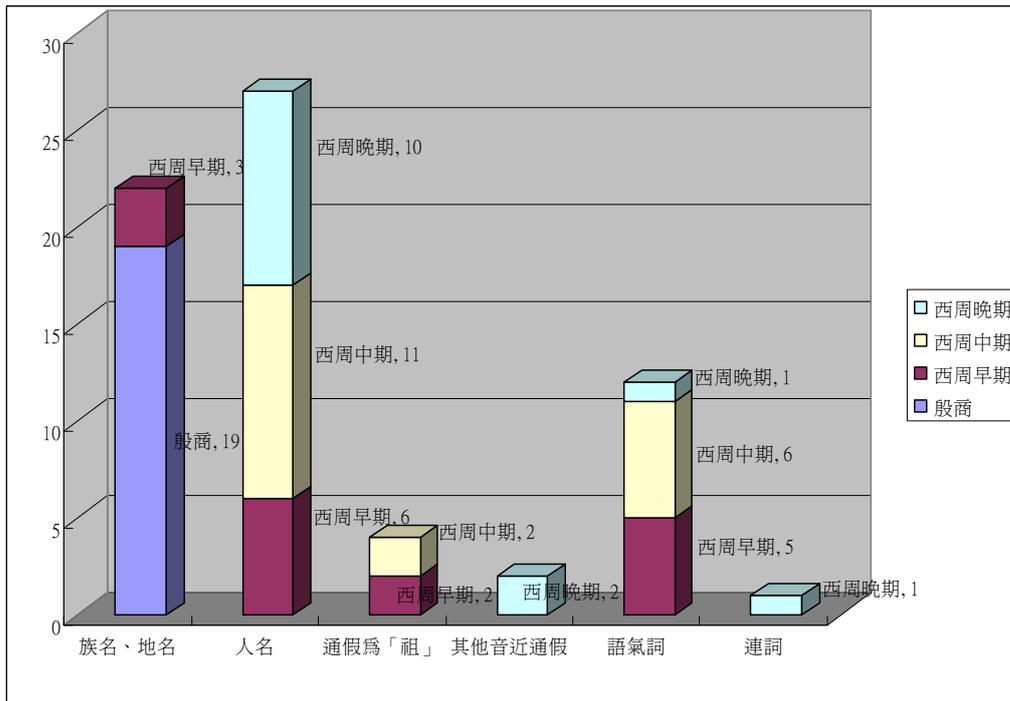
同樣的「𠄎」字於殷商至西周時期亦可歸納出六種義項：（1）方國名、地名（2）人名（3）通假為祖（4）通假為動詞「阻」或「徂」（5）語氣詞（6）連詞。雖方國名、地名、人名這類私名的用法大約佔了「𠄎」字出現比例的 70%，為相對義項的最大宗；但語氣詞及連詞用法在「𠄎」字仍分別有 17.6% 及 1.5% 的使用率。東周至秦階段，前期佔最大宗的方國名、地名、人名這類私名，由 72% 降低至 4%，「方國名、地名」的用法甚至完全消失，反之「連詞」用法的比例卻大幅度升高，由 1.5% 提高至 72%，副詞用法亦在此階段開始出現。

可見殷商至戰國時期，連詞、語氣詞用法一直是由「𠄎」字代表，而典籍文獻中「且」用作連詞、語氣詞的用法，直至東周至秦這時期才開始產生。在這粗略的概念下，我們再將「且」、「𠄎」二字按時代分期分析其使用狀況，更可清楚的看出各個義項在不同時期的消長情況，以確定「且」、「𠄎」二字發生變化的重要時間點，進而推測產生變化的可能因素。於下便分別羅列此二字義項分期統計圖，由於殷商至西周晚期「且」字 99% 用於表示「祖」，其他用法均屬零星出現，其義項分期沒有任何消長情況，是故省略這階段分期統計圖，僅羅列「東周至秦『且』字義項分期統計」、「殷商至西周晚期『𠄎』字義項分期統計」與「春秋至秦『𠄎』字義項分期統計」。如下：

表三：東周至秦「且」字義項分期統計圖¹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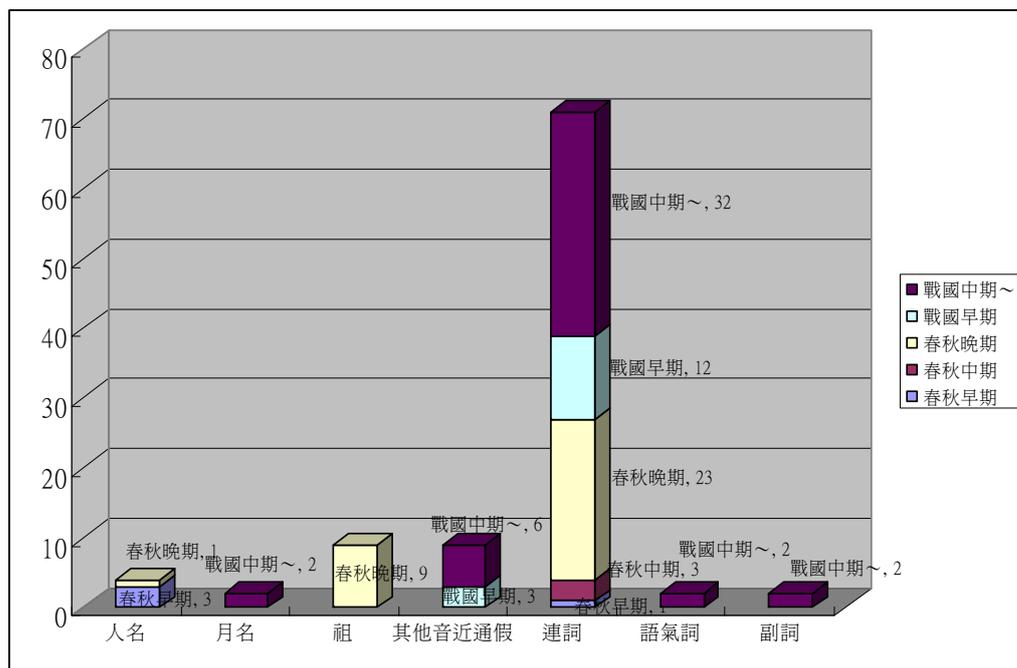


表四：殷商至西周晚期「叡」字義項分期統計圖



¹²柱狀圖上之文字及數字意義，分別為出現年代及出現次數，如：「西周早期,3」，即表示西周早期出現 3 次此項使用義。縱軸數列表示各義項於分期時代出現的累計數量，如：「且」通假為「祖」之義項，累計總數為 53 次。

表五：東周至秦「𠄎」字義項分期統計圖



參酌表三、表四、表五的統計圖，究其二字義項的時代分佈，又可進一步發現幾點現象，

(一)「且」在春秋晚期前，通假作「祖」的用法一直維持 50% 以上的高比率，然戰國以後出現頻率大幅降低，僅剩 3.7%，至睡虎地秦簡時期，通假作「祖」的用法甚至消失。而「且」用作連詞用法第一個例證出現在戰國中期，而連詞、副詞的用法在睡虎地秦簡時期始有大幅進展。

(二)「𠄎」作為方國名、地名用法集中在殷商晚期出現；而音近通假作「祖」的用法，與「且」通假作「祖」相較而言，屬零星出現，西周晚期以前「祖」仍多以「且」代表。「𠄎」字作為語氣詞使用之例證於西周晚期開始遞減，連詞用法晚至西周晚期才出現第一個例證，春秋以後出現頻率持續遞增，戰國中晚期前仍留有大量使用的痕跡，但在戰國晚期至秦漢材料卻突然完全消失，最後，「𠄎」字作為副詞用法，於戰國中期才開始出現。

換言之，通過統計結果顯示，在春秋晚期之前「且」最主要的字義功能在於表示「祖先」之「祖」，而西周晚期至戰國中晚期具語氣詞、連詞、副詞的義項主要是在「𠄎」字上；戰國以後「且」用於表示「祖」用法驟減甚至消失，反之戰國中期〈詛楚文〉出現第一個「且」用於連詞的例證，至秦「且」用為連詞用法更成為主要字義功能。

二、「且」、「𣦵」二字文字職務轉移的推擬

從上述「且」、「𣦵」二字義項的分期統計，可以看出原本兩個不同語義功能的文字，於戰國中期「且」字結束原來長期沿用的字義，開始承接「𣦵」字用為連詞義項的職務，並於戰國中晚期「𣦵」字至終走向消失。

同時我們更可透過其他更具體的例證，來推演二字產生文字職務轉移的關鍵時間。第一個「𣦵」字用作連詞的例證，產生於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戎生鐘〉（《新》1617）¹³，銘辭作「既𣦵（和）𣦵（且）盃（淑）」，同一套戎生編鐘另一件器（新 1618）銘文作「余用邵（紹）追孝于皇且（祖）皇考」，「且」字至此仍用作「祖」使用。「𣦵」、「且」二字同出一套編鐘，顯示至少在〈戎生鐘〉時期二字的使用義、使用狀況仍涇渭分明。因此以〈戎生鐘〉鑄造時間為界，也表示了「且」、「𣦵」二字的文字職務轉移尚未開始，應在更晚的時間點。二字義項分期統計與具體例證的統合，我們可以大膽的說「戰國」是「且」、「𣦵」二字產生文字職務轉移的最可能時間點。

戰國擁有「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的特殊時代背景，是故要釐清「且」、「𣦵」二字錯綜複雜的關係，除了對歷時的語義發展有所瞭解外，共時的六國文字與秦文字兩大系統更是需要注意的範疇，因此分域問題得一併加進去考慮二字關係中。為釐清「且」、「𣦵」二字是否具地域使用上的差異，必須將此二字放在同一個語義狀況下來觀察，「且」、「𣦵」二字在東周至秦古文字材料中，有四種語義用法是相同的，分別為通假「祖」、其他音近通假及連詞、副詞，前二種屬於聲音上的假借，春秋戰國時期類似的通假非常廣泛使用，除音近關係外，互相借用原因較複雜。相較之下作為連詞、副詞用法有其獨特的單純性，但副詞例證過少，僅有 11 例，因此就例證最多，「且」、「𣦵」二字又均有一定程度的分佈比率來考慮，這樣條件下的連詞用法統計應是最具有參考價值的。

「且」與「𣦵」用作連詞用法的例證加以分域統計，其例證總計 92 筆，71 筆「𣦵」字作連詞用法，分佈時間大約從春秋中期至戰國中晚期，分佈區域為東方各國，包括晉、徐、許、蔡、楚等，均可劃歸入東土六國文字系統內；21 筆

¹³關於〈戎生鐘〉的具體鑄造年代，學界討論熱烈，有專家學者根據銘文書體特點及內容，推測為西周中期懿王遺物或為厲王時器；李學勤據編鐘銘文所記載歷史事件斷定此套編鐘與〈晉姜鼎〉關係密切，為晉昭侯六年（公元前 740 年）「遣鹵楨與取吉金」之事，並認為鑄造年代應在同時；王子初則依據戎生編鐘所採用的調音挫磨手法，局部保留西周甬鐘特有的挖隧調音法，又加入西周末春秋初才有的紐鐘調音法，因此斷定〈戎生鐘〉具體年代應不早於西周晚期，為西周、春秋交替之際時器。根據金文中「𣦵」作連詞使用之例證，除〈戎生鐘〉時代未確定外，其餘均為春秋中期以後的例證，以春秋晚期最為頻繁，若〈戎生鐘〉為西周中期器，表示金文中首次「𣦵」作連詞使用之例證與之後例證相差至少 250 餘年，就語法發展角度來看中間的使用斷層落差太大，更參酌李學勤、王子初的意見，認為將〈戎生鐘〉定為西周晚期、春秋早期交替之際是較合適的。

爲「且」字作連詞用法，最早出現的例證爲戰國中期詛楚文「且復略我邊城」，戰國晚期前僅 1 筆例證；其餘 20 筆均出現在戰國晚期至秦的睡虎地秦簡中，21 筆「且」字例證則均屬於西土秦文字系統。這二批材料清楚地劃分了「𡗗」爲東土六國文字代表用字、「且」爲西土秦文字系統代表用字，也就是說在東周至秦這時間範疇中，二字的地域性差異是相當明顯的。

就戰國時期東西土衍生不同文字系統的背景，進而考慮「且」、「𡗗」二字衍生相涉的可能原因，西土秦文字系統往往對一些繁複的字形或頗省改，「𡗗」字應也是受到省改的字形之一，「𡗗」字省略虎頭及手旁，僅存聲符「且」，簡省後的「𡗗」字與長期用於表「祖先義」的「且」字便產生同形關係。也就是說，秦文字系統所呈現「且」作連詞這樣的語料，其實是上承殷商「𡗗」字這一支，並非「且」字這一支，我們所看到的語料是「𡗗」簡省字形後的結果。

這樣推論方式會順帶引發另一個相關問題，那麼，殷商以來這個具有「祖先義」的「且」字於戰國發生了怎樣的變化，語義、文字的產生或消失不可能是突然地，一定有其誘因漸進式的影響，透過長時間的約定俗成方會推向另一新的結果，因此我們在思考「且」字發展的同時，必須同時考慮與之相關密切的其他字，與具「祖先義」的「且」字關係最爲密切，則是它的後起字「祖」。春秋中晚期〈鞬鑄〉出現第一個增添義符「示」旁的「祖」字，春秋以後金文及戰國簡牘材料，可統計出如下表各期「且」用作「祖」，及「祖」字出現的次數，

表六：春秋至戰國「且（祖）」、「祖」分期統計表

	且（祖）	祖
春秋	1	2
春秋早期	20	0
春秋中晚期	6	1
春秋晚期	24	1
戰國早期	0	3
戰國中期	1	1
戰國中期偏晚	1	7
戰國晚期	0	5

透過表格中「且」、「祖」的文字消長情形，透露出春秋晚期以後「且」用作「祖」的用法走向衰微，同時加示旁的「祖」字於戰國以後轉而逐漸頻繁出現，戰國中晚期以後更是趨向穩定使用該字表「祖先義」。換言之，戰國開始「且」字已逐漸爲後起字「祖」所取代。

「祖」字的被穩定使用，表示「且」用於「先祖」這義項不再被需要，面臨這樣的文字發展變化，戰國以後的東西土古文字材料顯示出兩套不同的因應方

式，東土六國文字系統的「且」字，不再使用於表示「祖先」之「祖」，成為純粹表音功能，偶與音近的「俎」、「組」、「祖」通假，出現比率很低，僅有 3%；而西土秦文字系統，可能加上對「𡗗」字省變後所產生文字同形問題，具有「祖先義」的「且」字在西土秦文字系統消失的時間應更早於東土六國文字系統。

總括來說，讓「且」、「𡗗」二字衍生相涉的原因有二，一是後起字「祖」字取代「且」字；二是西土系統對文字省便後導致「𡗗」字與用作先祖義的「且」字同形。兩相影響下，交錯出「且」、「𡗗」二字混亂的相涉關係。

最後，針對出土文獻與典籍文獻「且」、「𡗗」用字不同的問題，如：

今本《周易》：六三：負且乘·致寇至。

《上博三·周易》簡 36：六晶（三）：負𡗗（且）𡗗（乘），至（致）寇至。

今本《緇衣》：吾大夫恭且儉

《郭店·緇衣》簡 26：𡗗（吾）大夫共（恭）𡗗（且）𡗗（儉）

《上博一·緇衣》簡 14：𡗗（吾）夫=（大夫）𡗗（恭）𡗗（且）𡗗（儉）

作一簡單的討論。戰國時期的古文字材料，在作連詞的用法上，可以很清楚區分出東土六國文字用「𡗗」、西土秦文字用「且」的區域性差別。最晚的一批「𡗗」字語料出現於戰國中期偏晚的上博簡中；相對年代不遠又同屬東土系統的長沙馬王堆帛書，年代下限為公元前 168 年¹⁴，部分抄寫篇章時間可提前至長沙入秦不久，約公元前 224 年¹⁵，帛書中的所有連詞用法卻已完全成為秦式寫法-「且」。從這二批地下材料可推知，戰國中晚期至戰國晚期這時間區塊是「且」取代「𡗗」的重要關鍵，而這個時期又正是秦始皇大行書同文字政策的重要時刻。「𡗗」字繼承了與籀文相合的文字系統行用於東土各國，卻罕流布於秦，秦始皇統一文字便是「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因此東土六國文字系統的「𡗗」字便成為一個須被罷除的異體字，隨著秦兼併各國過程中，不斷進行文字統一，其結果便是原應屬於東土六國文字系統的長沙馬王堆帛書，連詞「𡗗」字已完全過渡為秦式寫法「且」字，作為文字偏旁亦完全由「且」取代，如：《包山》遣策簡 255 有「菹（蔥）𡗗」一詞，整理者讀如「蔥菹」，「菹」類似今日之醃菜，相同詞彙馬王堆 M3

¹⁴ 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4.7，頁 46。

¹⁵ 馬王堆帛書〈篆書陰陽五行〉中有秦王政 25 年的紀年，為馬王堆帛書中年代最早的作品，李學勤指出此寫本文字尚保留大量楚國古文的成分，陳昭容以秦王政 24 年（223B.C.）滅楚後置長沙郡，推斷此抄本當是長沙入秦不久後抄寫，才有無法完全掌握秦式寫法的情況產生。參見李學勤，〈新出簡帛與楚文化〉，《楚文化新探》（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頁 36-37；陳昭容，〈秦「書同文字」新探〉，《秦系文字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 年），頁 91。

遣策簡 129 則作「菟(蔥)苴」。類似這樣的文字統一情況，在戰國中晚期楚系特有區域性文字時有所見，如「𠄎(丙)」、「𠄎(冬)」、「𠄎(歲)」等形體基本上於帛書也都不見了。書同文字之舉，造就了「𡗗」字全面統一成較為簡單字形—「且」，其偏旁亦採同樣簡省方式。目前所見典籍文獻均是統一文字後，秦漢時人加以整理抄寫流傳的結果，因此出土文獻中的「𡗗」字自然是完全統一成秦式寫法「且」字，此現象可謂是「且」、「𡗗」二字文字職務轉移後的最終結果。

肆、從殷商至秦古文字材料看「𡗗(且)」作連詞、語氣詞、

副詞的演化歷程

當釐清戰國西土秦文字系統及目前典籍所見「且」字，實際是上承殷商「𡗗」字而來，便可將其的例證放在同一系統下一併討論，殷商至戰國中晚期「𡗗(且)」字具備的義項包括國族名、地名、人名、連詞、語氣詞、副詞及其他音近通假，名詞與音近通假二大義項在語言發展分析上有其侷限性，因此本小節關注的重點便鎖定在這段時期「𡗗(且)」字作為連詞、語氣詞、副詞三義項。「𡗗」字作語氣詞使用的例證有 14 筆，西周晚期之前有 12 筆，戰國中晚期 2 筆，目前尚無發現有「且」作語氣詞使用的例證；殷商至秦「𡗗」與「且」作連詞使用的共有 93 筆例證，西周晚期前有 1 筆，春秋至秦有 92 筆；殷商至秦「𡗗」與「且」作副詞使用共 11 筆例證，戰國中晚期 2 筆，秦 9 筆。然則，本小節關注重點在於此三義項的演化歷程，徵引例證便不求完備，只略引一二，以見一斑。

一、「𡗗(且)」字作語氣詞用法

「𡗗」字在西周金文銘辭中作語氣詞用的例證，總計出現 12 次，剔除銘文相同的例證，仍有 10 則銘文可供參考，最早之例證出現於西周成康時期。茲舉相關銘文作說明：

1. 〈大保簋〉：王伐𡗗子取(聖)，𡗗! 𡗗(厥)反(《集成》04140，西周早期)
2. 〈小臣謎簋〉：𡗗! 東尸(夷)大反(《集成》04238，04239，西周早期)
3. 〈師旂鼎〉：𡗗! 𡗗(厥)不從𡗗(厥)右征(《集成》02809，西周中期)

4. 〈彙彘卣〉：王令彘曰：**虬**！淮尸（夷）敢伐內國（《集成》05419，5420，西周中期）
5. 〈史牆盤〉：**虬**！長伐尸（夷）童（《集成》10175，西周中期）
6. 〈儻匱〉：曰：牧牛，**虬**！乃可（苛）湛（甚），女（汝）敢呂（以）乃師訟（《集成》10285，西周晚期）
7. 〈九年衛鼎〉：**虬**！**𠄎**（厥）隹（唯）顏林，我舍顏陳大馬兩（《集成》02831，西周中期）
8. 〈大盂鼎〉：**虬**！酉（酒）無敢醜（醜），有髡（柴）糞（蒸）祀，無敢醜（醜）（《集成》02837，西周早期）
9. 〈沈子它簋蓋〉：**虬**！吾考克淵克，乃沈子其**顛**衷（懷）多公能福（《集成》04330，西周早期）
10. 〈縣改簋〉：**虬**！乃任縣白（伯）室，易（賜）女（汝）婦爵、**𠄎**之弋周（琯）玉、黃**𠄎**（《集成》04269，西周中期）

以《集成》04330 為例，「**虬**！吾考克淵克，乃沈子其**顛**衷（懷）多公能福。烏**虬**（乎）！乃沈子妹（昧）克蔑見獸（獸）于公休」上下文為對句，句首「**虬**」與「烏**虬**（呼）」互為對文，「**虬**」與「嗚呼」應同屬詞性一致的表聲嘆詞或稱之語氣詞。又以《集成》05419「王令彘曰：『**虬**！淮尸（夷）敢伐內國』」為例，此句紀錄淮夷反叛，王下令興兵征討之事，往往與《尚書·費誓》：「公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對舉，金文之「**虬**」即《尚書·費誓》之「**徂**茲」，而「**徂**茲」《管子·小稱》又作「**嗟**茲」。經傳中表聲歎詞，古無定字，單就聲音通假而言，「**虬**」、「且」、「**嗟**」三字均有聲音關係，「**虬**」從「且」得聲；而「**虬**」與「**差**」二字古音亦近，《說文》：「**𠄎**，……從鹵、**差**省聲。……沛人言若**虬**」，楚地卜筮祭禱簡亦常見貞問疾病之「病良**癩**」、「疾難**癩**」、「遲**癩**」等詞，「**癩**」即為「**瘡**」之異體。「且」與「**嗟**」在典籍中均有作語氣詞使用的例證，如：《詩經·小雅·巧言》「曰父母且」；《詩經·鄘風·君子偕老》「揚且之皙也…揚且之顏也」，《詩經·齊風·猗嗟》「猗嗟昌兮」；《詩經·周南·麟之趾》「于嗟麟兮」。因此金文中用作語氣詞的「**虬**」可能為「**嗟**」亦可能是「且」。

就上引 10 個例證，可以對西周早期至晚期幾百年來「**虬**」字作語氣詞形式有初步的認識，這階段「**虬**」字一直處於較單調的語氣詞形態，置放位置均在句首固定不變，並往往以「單音節」的形式出現，尚未與其他語氣詞連用。但這時期用作語氣詞使用的「**虬**」字，所要表達的情緒並非單一永遠不變，須聯結所接續的句子去理解，方可明白真正所要傳達的語氣。方麗娜便根據銘文內容，區分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論語·陽貨》)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孟子·梁惠王上》)
 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 (《韓非子·五蠹》)

同樣到春秋戰國以後的典籍文獻才較為流行。

附帶一提，語氣詞「叡」的例證，與《詩經》用作語氣詞「且」或「嗟」作比較，可發現戰國中晚期的「叡」字用例與《詩經》用法是較接近的，西周金文中「叡」固定於句首語氣詞的用法並不同於《詩經》，《詩經》中的「且」可放於「句中」和「句末」，「嗟」則可置於「句首」或「句末」；並且詩經中的「且」與「嗟」亦已進入與其他語氣詞連用的階段，成為「也且」、「只且」、「于嗟」這樣較複雜的語氣詞形式。

二、「叡（且）」字作連詞用法

殷周至春秋早期，僅有 1 則例證，即〈戎生鐘〉（《新》1617）「既穌（和）叡（且）盥（淑）」以和樂且美善來形容鐘鼓之樂聲，類似「既 A 且 B」的句式在《詩經》、《周易》均有其相同的例證，《詩經·大雅·烝民》「既明且哲」；《周易·繫詞下》「既辱且危」。

春秋時期的古文字材料，尚未發現「且」作連詞使用，連詞「叡」的例證則僅限東土諸國，如：晉、許、徐、楚等國，繼〈戎生鐘〉出現「叡」字當連詞的例證，其後春秋早期至中期也僅出現 4 筆例證¹⁸，春秋晚期以後才開始頻繁出現「叡」作連詞用，約 20 餘筆。這段時期連詞「叡」多見於鐘鐃銘文，用在連接鐘鼓之樂的形容詞上，如：「孔盥（淑）叡（且）碩」（〈子犯鐘〉（《新》1013））、「中（終）軌（翰）叡（且）易（揚）」（〈沈兒鐘〉（《集成》00203））等，「叡（且）」字連接前後兩個形容詞—「盥（淑）」與「碩」、「軌（翰）」與「易（揚）」，用以說明鐘鼓樂聲同時兼具美善與廣遠、長勁且清揚。使用上除延續早期與「既」連用的句式，又往往與「終」、「孔」等字連用，成為「終 A 叡（且）B」、「既 A 叡（且）B」、「孔 A 叡（且）B」的關聯語，類似的句式均可在《詩經》中找到相同佐證，〈邶風·燕燕〉作「終溫且惠」；〈小雅·常棣〉作「既安且寧」；〈小雅·雨無正〉作「孔棘且殆」。大抵春秋時期連詞「叡（且）」均屬於這種並列結構關係。

延續連詞「叡」在春秋時期的語言發展，戰國楚簡中的用例更為提高，目前找到的例證有 45 筆，如：《天星觀》卜筮簡「叡（且）又（有）外惡」、《包

¹⁸ 〈大師盤〉，「乃穌（和）叡（且）鳴」（新 1464）；〈子犯鐘〉「孔盥（淑）叡（且）碩」（新 1013）；〈子犯鐘〉「孔盥（淑）叡（且）碩」、「乃穌（和）叡（且）鳴」（新 1014）。

山》簡 2.211「獻（且）敘（除）於宮室」、《新蔡》簡甲三：269「獻（且）祭之且（以）一獵於東陵」、《郭店·老子丙》簡 12「恒於其獻（且）成也敗之」等。45 筆例證散佈於各批楚簡中，且其簡牘性質涵蓋卜筮祭禱、司法文書、典籍文獻，獻（且）字發展即此已成為一個普遍於各類文書使用的連詞語彙。

繼春秋時期的並列連詞關係，楚簡中不乏以獻（且）連接兩個並列形容詞的詞例，如：

- (1) 《郭店·緇衣》簡 26：吾夫夫恭獻（且）儉
- (2) 《上博·孔子詩論》簡 6：貴獻（且）顯矣

以「獻（且）」字連接詞性相同的詞，用以表示兼具兩種屬性或狀態，例（1）表大夫的態度同時具備恭敬與儉樸；例（2）則顯示文武二王之身份尊貴且昭顯。

此時也發展出連接前後兩個詞或詞組的承遞並列關係，如：

- (3) 《新蔡》甲三：401：日於九月薦（薦）獻（且）禱。吉。
- (4) 《包山》2.211：由攻解於盟（盟）禳（詛），獻（且）敘（除）於宮室。
- (5) 《上博·曹沫之陳》簡 14、18-19：獻（且）臣餌（聞）之：『少（小）邦尻（居）大邦之間（間）』…獻（且）臣餌（聞）之：『不和於邦，不可以出豫。』

例（3）表卜問九月某日舉行進獻儀式並且進行祭禱；例（4）則是舉行移除盟詛之崇的儀式後，又對宮室行祓除儀式，以「獻（且）」字承接前後兩項有時間先後的行為動作，當有「而且」、「並且」之意。例（5）在說明曹沫講述的一段道理，先說小邦居處於大邦之間，不應先挑起爭端等論述後，又接著說「不合於邦，不可以出軍」等進一步觀點，此處「獻（且）」字同為承遞連詞關係，但不同的是所連接為事理上的遞進，表示連接的下一段論述更有推進的意涵。

此外，作為連詞「獻（且）」於戰國楚簡中出現一項較以往特殊的變化，為「獻（且）夫」複音結構連詞的出現，說明如下：

《上博·季庚子問於孔子》簡 14「由丘觀之，則微言也已。獻（且）夫鬻舍（今）之失=（先人，先人），寃（世）三代之連（傳）史。」陳劍認為「鬻舍（今）」為人名，整段文字大意为孔子雖反對鬻舍（今）的意見，卻先行讚美此為微言大義，並進一步說明鬻舍（今）的前人相繼為三代遞傳的史官，所言應有

據¹⁹。「𠄎（且）夫」一詞，典籍文獻時有所見，如：《禮記·樂記》作「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左傳·隱公三年》：「且夫賤妨貴」；《孟子·滕文公下》：「『且夫』枉尺而直尋者」。「𠄎（且）夫」這樣複音結構連詞的出現，表示古人在議論事情時，單音節的「且」已不足以強調或突出所要表達的情緒，「且」後加「夫」，「夫」為無義助詞，表停頓，用以加強「且」的遞進作用，對下文所提之事更有強調之意。

目前關於「𠄎（且）」字用作連詞的古文字材料，雖缺乏戰國中晚期至戰國晚期的語料，但在已知的睡虎地秦簡中，「且」字已臻成熟使用狀況，目前語法系統所歸納出的各種連詞「且」的不同關係，如：並列、遞進、選擇、假設、轉折，秦簡相關例證可發現以下三種關係，略引一二說明如下：

1、並列關係，如：《睡虎地》日書甲種簡 32 正「以生子，既美且長」此條簡文為《睡虎地》日書簡中關於「秀」日的內容，其中說道對所生之子的預測，其外表俊美又頹長。其「且」字即「又」之意，連接前後兩個形容詞，表連詞用法中的並列關係。

2、遞進關係，表示以「且」連接前後分句，表後文更進一層的含義，秦簡中作為遞進關係的連詞「且」，有「而且」、「尙且」兩種不同訓解。如：《睡虎地》法律問答簡 100「伍人相告，且以辟罪，不審，以所辟罪罪之。」此條簡文關乎誣告罪的論罪，同伍的人互相控告，並且加以罪名，經查驗後控告不實，應以所加的罪名論處控告者，其「且」便訓作「而且」或「並且」。又如：《睡虎地》法律問答簡 100：「州告」者，告罪人，其所告且不審，有（又）以它事告之。「且」訓解為「尙且」，簡文大意說明州告是指控告罪人時，提出告訴者所控告的事尙且未審明，又拿其他的事來控告。

3、選擇關係，用於表達選擇關係的問句中，文例中的「且」相當於現代漢語的「抑或」或「還是」，這種用法出現戰國晚期，《戰國策·齊四》「王以為天下為尊秦乎，且尊齊乎？」即是一例，此種連詞關係為睡虎地秦簡最為普遍的一種句式。其例證如：

《睡虎地》法律問答簡 21「人奴妾盜其主之父母，為盜主，且不為？」

《睡虎地》法律問答簡 45「甲盜羊，乙智（知），即端告曰甲盜牛，問乙為誣人，且為告不審？」

《睡虎地》法律問答簡 49「當并臧（贓）以論，且行真罪、有（又）以誣人論？」

《睡虎地》法律問答簡 64「頃半（畔）「封」毆（也），且非是？」

¹⁹ 陳劍，〈上博（五）的竹簡分篇、拼合與篇聯問題〉，簡帛研究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4，2006 年 2 月 19 日。

《睡虎地》法律問答簡 141「問主購之且公購？」

綜上分析，我們可對古文字材料中的相關例證作一簡單歸納，春秋時期應可視為連詞「𡗗（且）」的初始期，所銜接語彙及語彙之間的關係均屬於較單純的並列關係；戰國時期則為發展期，在既有的連詞並列關係外，又發展出承遞關係，以連接前後兩項先後動作或不同深入程度的事理，而「𡗗（且）」發展至「𡗗（且）夫」這樣的複音結構連詞亦在這階段出現。睡虎地秦簡中的「且」字連詞用法已達成熟之境，目前語法系統所歸納連詞之並列、承遞、選擇關係，都可在秦簡中找到相關例證，然選擇關係為睡虎地秦簡中最為普遍的連詞用法。

三、「𡗗（且）」字作副詞用法

出土材料中「𡗗（且）」字作副詞的用法出現較晚，戰國中晚期上博簡中始出現第一則例證，《上博·三德》簡 13「身𡗗（且）有瘵（病），亞（惡）盃（羹）與𡗗（食），邦𡗗（且）亡，亞（惡）聖人之𡗗（謀）」，此「𡗗（且）」訓解為時間副詞之「將」，簡文便可通讀成「身體將有病，則羹食不思；國家將亡，則厭惡聖人之謀略」。相較傳世典籍文獻，「且」作時間副詞的用法，僅能在《左傳》、《孟子》、《荀子》、《韓非子》找到少量相應例證²⁰，可見時間副詞「且」發展的時間點應在戰國中晚期以後。

時間副詞「且」在出土文獻的發展，至後續幾批秦簡材料才有較多例證出現，如：

- (1) 睡虎地四號墓木牘：聞新地城多空不實者，且令故民有為不如令者實
- (2) 《睡虎地》為吏之道簡 245「段（假）門逆闕（旅），贅壻後父，或衛（率）民不作，不治室屋，寡人弗欲。且殺之，不忍其宗族昆弟。」
- (3) 《睡虎地》日書甲種簡 127 正「凡且有太行、遠行」
- (4) 龍崗秦簡 150：租者且出以律，告典、田典，典、田典令黔首皆智（知）之，及☐

上述 4 則例證之「且」，均訓解為「將」。例（1）為睡虎地 4 號墓所出土的木牘，記載當時秦士兵部分家書內容，簡牘內容說明將命令「不如令」（犯法）的故民遷往新城。例（2）（3）同為睡虎地 11 號墓簡牘內容，例（2）簡文為王下

²⁰ 相關統計可參周守晉，《出土戰國文獻語法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04。

達將軍該如何管理人民的命令，王昭告他嚴禁的惡習，違反者要將他們殺掉，卻不忍心連累他們的同族弟兄；例（3）為日書內容，記載對於將有遠行者的禁忌說明。例（4）說明租者將出示所依據的法律，告訴里正和農官田典，里正和田典則要讓百姓們都知道。時間副詞「且」在目前已知的秦簡語料中，出現比例佔所有副詞「且」的 89%，已堪稱一種純熟的使用習慣。

另外，秦簡中副詞「且」除時間副詞用法外，還可訓解為「暫且」、「姑且」義，其用法《詩經》便有所見，如：《詩經·山有樞》「且以喜樂，且以永日」；《詩經·溱洧》「士曰：『既且（徂）』。且往觀乎！」現有秦簡語料僅發現 1 則例證可供參考，如：

（1）《睡虎地》為吏之道簡 12：命書時會，事不且須

簡文大意為命書常會不定期的發佈，事情不會有片刻的延誤，此「且」指暫且、片刻之意。

先秦古文字材料中副詞「且」出現時間較晚，戰國中晚期後的出土材料方有較多使用例證，訓解為時間副詞「將」之義是最普遍的用法，少數作「暫且」義解釋，其他副詞「且」的用法則尚未發現。

伍、結語

透過對殷周至秦古文字資料中「且」與「𠄎」的統計分析，我們大體可對此二字的用法及發展脈絡有一定的認識。「且」與「𠄎」在造字之始，除上古音近外，二者並非同源關係，戰國中期之前此二字的使用狀況一直涇渭分明。「且」多用以表「祖」；「𠄎」則有族名、地名、人名、語氣詞、連詞、副詞、同音通假等用法，時代的發展讓「𠄎」字的幾項用法互有消長，地名、族名用法因部族的沒落便逐漸消失，春秋戰國百家爭鳴，諸子散文蓬勃發展，讓「𠄎」作為連詞、語氣詞、副詞的用法日益成熟複雜。

前文已對「且」、「𠄎」二字的歷時演變及共時橫向關係，一一加以觀察說明，對於「且」與「𠄎」在古文字與典籍文獻所產生歧異現象，亦加以詮釋。最後作一簡單的檢討：

（一）「祖」字的出現到戰國中晚期被穩定使用，導致「且」失去用於表「祖」這項字義的必需性，東西土文字系統對「且」字產生不同的處理態度，東土六國文字讓「且」字僅剩純表音功能，用於偶發性音近假借；西土秦文字系統又加上對「𠄎」字或頗省改後「且」字形與「且（祖）」同形的因素，最後西土的「且（祖）」被汰換，賦予「且」字繼承「𠄎」字系統的新身份。

(二) 戰國中晚期以後東土六國文字系統「𠄎」字的完全消失，應為秦始皇施行書同文字的結果，目前所見典籍文獻均是統一文字後，秦漢時人加以整理抄寫流傳的結果，「𠄎」字自然是完全統一成秦式寫法「且」字，其偏旁亦復如此。

(三) 將「𠄎」與「且」當作同一套「連詞」系統觀察，大抵可得出其用法初始於春秋、發展於戰國、成熟於秦，使用頻率隨時代需求逐漸提高，所連接語彙與語彙間的關係，亦由單純的並列關係、發展變化到有遞進、假設、選擇等關係。最後，戰國時期並發展出「𠄎（且）夫」這樣的複音結構連詞。

(四) 「𠄎」字當語氣詞使用，使用時間相當早，西周早期便有單音節句首語氣詞的例證，至戰國中晚期則發展成「𠄎荅唬」多個語氣詞連用的形式；擺放位置亦由早期的固定句首變為不再固定的「句中」或「句末」。然戰國以後「𠄎」字當語氣詞使用的例證大幅降低，則是需要關注的另一現象。

(五) 將「𠄎」與「且」當作同一套「副詞」系統觀察，戰國時期開始「𠄎（且）」有訓解為時間副詞「將」的用法，根據出土材料與典籍文獻相互參照，此用法發展時間大約在戰國中晚期之後，至秦簡語料已呈現純熟使用習慣。《詩經》所見「且」作「姑且」義之副詞用法，在目前古文字材料反而較少出現。

最後，本文在撰寫過程中，一直企圖尋找西土系統中是否有「𠄎」字的存在，以補強本文的論證，「且」字作為連詞使用可追溯至戰國中期的〈詛楚文〉，但春秋至戰國中期的古文字材料中，西土系統始終沒有「𠄎」字的例證，西土秦文字系統中「𠄎」、「且」二字如何過渡更是本文不足之處，希冀日後相關材料出土可望補足。

參考文獻

一、中文資料

-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
-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
-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
- 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龍崗秦簡》，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8月。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4-1994年。
- 方麗娜，《西周金文虛詞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1985年，頁387-389。
- 王筠，《說文釋例》，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余培林，《詩經正詁》，台北：三民書局，1995年。
-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0年再版。
- 李學勤，〈戎生編鐘試釋〉，《文物》1999年9月，頁81。
- ，〈新出簡帛與楚文化〉，《楚文化新探》（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頁36-37。
- 周守晉，《出土戰國文獻語法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 易孟醇，《先秦語法》，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
- 林義光，《文源》，台北：新文豐出版社，2006年。
- 林澐，〈小屯南地發掘與殷墟甲骨斷代〉，《古文字研究》9，1984年，頁124。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新蔡葛陵楚墓》，河南：大象出版社，2003年。
-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
- 唐蘭，〈殷虛文字二記〉，《古文字研究》1，1979年，頁58。
- 馬承源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起。
- 崔永東，《西周金文虛詞集釋》，北京：新華書店，1994年。
- 郭沫若，〈釋祖妣〉，《甲骨文字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年，頁38。
- 陳昭容，《秦系文字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年。
- 陳劍，〈上博（五）的竹簡分篇、拼合與編聯問題〉，簡帛研究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4，2006年2月19日。

——，〈甲骨金文舊釋𠄎之字及相關諸字新探〉，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中心網：http://www.guwenzi.com/SrcShow.asp?Src_ID=282，2007年12月27日。

張振林，〈先秦古文字材料中的語氣詞〉，《古文字研究》07，1982年，頁289-307。

梁蔭源，〈也說且〉，《大陸雜誌》1964.06，頁14，24。

陳永正，〈西周春秋銅器銘文中的語氣詞〉，《古文字研究》19，1992年，頁565-579。

喬建，〈說且示〉，《大陸雜誌》1960.04，頁20-2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望山楚簡》，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4.7，頁46。

睡虎地秦簡整理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

潘允中，《漢語語法史概要》，河南：中洲書畫社，1982年。

鍾柏生，陳昭容，黃銘崇，袁國華合編，《新收殷周青銅器暨器影彙編》，台北：藝文印書館，2006年。

魏德勝，《睡虎地秦墓竹簡語法研究》，北京：首都大學出版社，2000年。

二、英文資料

高本漢 “Some Fecundity Symbols In Ancient China”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eastern Antiquities* (No.2.1930) : 2-4.

A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Qie* (𠄎) to *Qie* (且) Based on the Unearthed Written Materials Used before Qin Dynasty

*Su-Ni Hsieh**

Abstract

In the article, the author presents a different viewpoint of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character *Qie* (𠄎) to the character *Qie* (且), which was traditionally understood as a content word used as a function word, and investigates in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Qie* (𠄎), which was used before Qin dynasty as seen in the unearthed written materials, and *Qie* (且), which was used in classics as a conjunction, a modal particle, and an adverb. Based on the unearthed written materials used during the periods of Yin-Zhou,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Qin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Han dynasty, the author not only clearly presen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two characters and their mutual relationship, but also further studies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Qie* (𠄎) and *Qie* (且) as a function word. As a result, it is found that in Qin Writing System, *Qie* (𠄎) was modified to form a new character, *Zu* (祖), which was then commonly used and caused *Qie* (𠄎) and *Qie* (且) to interfere with each other. That is, *Qie* (且), used today, originated from *Qie* (𠄎). However, because the emperor Qin Shi Huang implemented the so-called “Unified Writing System” in China, the character *Qie* (𠄎) in Six States’ writing system was transformed to the character *Qie* (且), and then *Qie* (𠄎) disappeared. The classics available now are the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nuscripts reproduced by hand by people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 Hence, in place of the character *Qie* (戲), only the character *Qie* (且) can be found in these works.

Keywords: *Qie* (且), *Qie* (戲), conjunction, modal particle, adverb